



劉魏銘

民國四十七年二月二十日生

台灣省新竹縣人

高中畢業

經歷／

自立晚報生活版主編

現職／

台灣民俗田野調查

作品／
最後的信天翁、回首看台灣、台灣的民俗雜誌等

—— 豪海的日子 ——

散文佳作 劉魏銘

你一定不會知道的，有什麼曲子可以唱得天哭地泣？
那原本只是平埔族人的傳說，卻絕不僅止於傳說而已。

夜祭

著名的頭社平埔夜祭，都在下元節的前一夜舉行，相傳隔天便是阿立祖的生日。
那時節，蕭瑟已是大地唯一的面貌，午后四點左右，天候便開始轉涼了。

村裏的人把十幾頭豬扛到公廨旁，才忙着清理去年殘留的灶跡；公廨左側的荒在上，卻早擠滿了各式小吃攤，且都水滾油沸，飄出陣陣煎、炸食物特有的香味，等待着整個夜晚的喧嘩。

這個距離頭社部落有一小段距離的公廨，早經刻意打掃過，大理石神桌上的祀壺換裹了全新的紅布，僅剩牆上書寫五社太上老君神號的神幡，須待孩童施法才能換新。

公廨前的廣場雖沒什麼動靜，但併排着的十幾張供桌以及四周緊緊相靠的七、八棚布袋戲班與野台電影隊，都預告着這個神秘的夜曲即將展開。

負責殺豬的男子終於清出灶跡，放上大鍋，新發的火苗才把竹子燒得嘩嘩剝剝作响，四脚被綁的豬彷彿知道

自己的命運般，聲嘶力竭地驚叫不已。

陰曆十月天，五點剛過，太陽便不願再露面了，留給天空的是一抹燦爛的金黃，不知從何處湧來的冷空氣，開始裝飾着整季冬的冷慄。小小的麻埕，卻因多出兩部遊覽車的觀光客，漸顯得熱鬧起來。

距離祭典還有一段時間呢！

亂童才在公廨裏作法、施响水，布袋戲班卻誇張地播放流行音樂相互干擾，麇集在荒地上的小吃攤、飾品攤以及打彈珠、賣膏藥的各式小販，也不甘示弱地用擴音機和閃爍的燈光招引客人，喧囂的景象就像個新興的夜市般。

這個素來闐寂的山村，在遠遠的公路上便點起成排的燈火，加上來回穿梭不停的车燈以及鼎沸的人聲，把祭典前焦慮、浮躁卻無奈的氣氛，直逼向最高點。

——至「向日」，各番民家家戶戶，男女老少，均須至「公界（廨）」說「向」，每家必須備辦檳榔、糞、酒挑往「公界」中供養（何曰糞？係用白米或禾米和豈炊之，其名曰「糞」），互相歌舞番戲，演唱「向曲」，欣歡暢樂，迨舞唱將畢業，則將各人挑供養酒糞，群取飲食……當時毋論開向、禁向，先期必殺一人，取頭刮骨祀神。嗣因清國政府知情，傳諭嚴禁，准其獵獸，不許殺人。此後迄今，惟生番尚有殺人，而熟番概獵獸而已。（安平縣雜記）

八點過後，亂童起了亂，嘴裏喃喃唱着精神歌頌：「ma ho ma ho, ha lu ma, ma to o mi a la, mi a la
……」來到每隻即將宰殺的豬前，命剛服完兵役的壯丁或其家長，跪捧着盛有米酒和竹筒的盤子，「點豬」給太上老君：

「拜請老君，面前這隻Babi（豬）係咱頭社村×鄰×號×××敬奉的，伊是出征軍人，伊的老爸兩年前曾向老君下願，若有平安蹬來，就用Babi答謝老君呷境內衆神的庇佑，請老君點用……」

然後，亂童拿起米酒，猛灌向豬口，再用削尖的竹筒象徵性地往豬脖子上劃了一下，便讓幾個頭戴圓仔花環的男子扛到大灶邊，拿起尖刀，看準豬喉刺下，汨汨的豬血立刻噴湧而出，男子們趕忙用削尖的竹筒和水桶盛裝豬血，前者將於祭典結束後，和豬頭殼一起擺在公廨中，成為圖騰供子民膜拜；水桶裏的豬血，則為祭阿立祖之用，祭典結束前，亂童更要生飲豬血，以示阿立祖高興接受。

屠宰完的豬，隨即被抬到供桌上，和其他麵豬麵羊一齊獻祭給上蒼，直到午夜之後，少女們才開始牽曲，夜祭也才進入最高潮……

平埔

小學畢業之前，我聽過最多次的，大概就是「平埔番」的故事了。

印象中，祖父每次帶我上街，都喜歡繞到田洋間的潘家去找阿采叔公，回家的路上，總會再重覆那個故事：「卡早的時陣，這個所在擺嘛是平埔番的地頭。咱的來台祖自中仔港就岸，南北二路撞，卻找沒一塊可開墾的土地，沒法度，只好向阿采伊祖公——就是平埔番啦——租一點土地來種作。那時陣，真多獨身仔，歸去就乎平埔地主招親做子婿……」

這是我最初認識的平埔人；可惜小學畢業後，我們家搬過了山，沒什麼機會再去找阿采叔公，「平埔番」的故事就日漸淡忘了。

許多年後，工作的需要讓我有機會接觸許多本土方誌與文獻，才重新喚醒沈埋的平埔印象，並有較深刻的認識：

那該是五、六百年前，甚至更早之前的故事。

孤懸海上的台灣，除原居住在高山、後山（花、東）以及蘭嶼的九個先住民族外，北起蘭陽平原，南至屏東一帶，則是噶瑪蘭、凱達加蘭、雷朗、道卡斯、巴宰海、巴布拉、貓霧林、和安雅以及西拉雅等九個平埔族群的分佈地。相傳他們或為了逃避火山爆發、或者為避妖怪為孽而逃離原居地，在海上飄流了許久，幸經太上老君的指引，才來到這個海島。

先後來到台灣的平埔族人，在這個地廣人稀的新世界，只要近水，便有漁獲；只要入林，便有獸獵；他們可以任意選擇喜歡的地方，築草屋而居，編粗麻為網，取竹木製弓箭，過着「無年歲，不辨四時，以刺桐花開為一度」的逍遙生活。

這個美麗、迷人的世外桃源，可惜無力抵擋外人的入侵，十七世紀初葉，荷蘭人與西班牙人，分別從南、北兩地侵入，他們憑着武力，成為頤指氣使的統治者，不只強佔耕地，課徵重稅，豪奪鹿皮、硫磺等土產，更橫植西洋文化，令佔領區內的平埔族人遵奉學習。

——習紅毛字，橫書為行，自左而右，字與古螭篆相彷彿。能書者，令掌官司符檄課役數目，謂之教冊子……

紅毛字不用筆，削鵝毛管為鴨嘴，銳其末，搗之如毳，注墨瀋於筒，湛而書之紅毛紙。（周鍾瑄／諸羅縣志）

歷史曾再三教訓我們，越是暴戾的侵略者，越易走上敗亡之路。

不過短短幾十年間，先是北部的西班牙人敗在荷蘭人之手，不久後，鹿耳門的那場滿潮，更註定了荷蘭人氣數已盡。

也許沒人想像得到，鄭成功誓師東征的悲壯情懷，卻像給了後世矢志渡海的人們無限的勇氣，此後兩百年間，黑水溝的危難再也擋不住閩、粵沿海無以維生的漢人，他們拋妻棄子、離鄉背井，只是為了尋找一條活路啊！這是誰也無法抵擋的潮流；遺世獨立，不知歲月的平埔族人，在荷蘭人買牛逼耕、明鄭駐兵屯田等政策的衝擊下，「當春深草茂，則邀集社衆各持器械，帶獵犬，逐之呼噪，四面圍獵，得鹿則刺喉吮其血，或禽兎生啖之……」（番俗雜記）的生活已受到相當大的影響而漸改變，大批湧來的漢人，又帶來更大的文化衝擊，終使他們走上賴播種耕稼維生的農業生活。

——番稻七月成熟，集過社闔定日期，以次輪穫，及期，各家皆自鑊牲酒不祭神，逐率男女同往，以手摘取，不用鐮銼，歸則相勞以酒。

社番擇空隙地，編藤架竹木，高建望樓。每逢稻田黃茂，收穫登場之時，至夜呼群板緣而上，以延睇遐矚。平地亦持械支折，徹曉巡伺，以防奸宄。此亦同亦相助之意。（黃淑璫／番俗雜記）

學得漢人耕作技巧的平埔族人，如果還保存着傳統的文化特色，當最為兩全其美。可惜這不是個選擇題，在人類的發展史上，強盛弱亡已是不知印證過幾千萬次的定律。

清中葉之後，許多平埔族的新世代，也學着漢人「雞髮冠履」，衣着、習性與風俗更難分辨，而官方為易於統治、更定「潘、陳、劉、戴、李、王、錢、林、黃、張、穆、斛、蠻……」等姓氏，供平埔族人選用。

多數的平埔族人，選擇了心中最大的嚮往，那是有水、有田又有米的「潘」姓。

噤海

神話中，平埔族蕭壠祖神登陸台灣的紀念日，是陰曆九月初五，東河的噤海祭典，就為了紀念這個日子。

南台灣的九月天，仍緊抓着夏的尾巴不放，清晨的太陽剛露臉不久，便微微顯得燥熱起來。

七點過後，村人不約而同地挑着牲醴、檳榔、粽子、米酒和家中供奉的祀壺，來到村子西北側的「大公界」，就地把祭品擺置妥當後，每個人先在公廨外行過三跪拜禮，脫了鞋，魚貫進入公廨中，虔誠地伏跪在阿立祖神座前，由 姨施法行噴酒禮，然後再轉向東、西兩側的阿立母神座前行禮如儀……

這是噯海祭典中第二階段的祈安祭，昨天晚上，他們也像頭社的夜祭般，祭祀過上蒼及牽過曲。幸運的是，較少有傳播媒體報導這個活動，不會有那些蜂湧而來的觀光客，祭典顯得單純卻更隆重。

完全不受打擾的東河夜祭，約在凌晨四點結束，村民們把豬載運回家，稍稍休息後，吃過早飯，接着參加第二階段的祭典。直到十點過後，尪姨依序到每個村民的祭品前，代表阿立祖領受，並施法為村人祈安降福，才再告一段落。

敬天法祖與祈安祀神，本應是人類信仰行為中，最高的崇拜目的，但東河人心目中最重要祭典，卻是下午的「噯海」！

午餐之後，公廨裡外又開始熱鬧喧騰起來；除了村子裡的那些老面孔，許多外出謀生或求學的年輕一代也回來了，三三五五圍在一起，談着彼此不同的境遇；手裡捧着的，卻是相同的白瓷祀壺。

那些還在唸中、小學的孩子也請了假，小男孩大都換了便服，在廣場上追逐嬉耍；小女孩們卻個個白衣藍裙，安靜地在公廨裡等待。

過午才回家吃飯的尪姨，匆匆趕了回來，一一替小女孩繫上紅色的領巾，又在紙箱中拿出用芒管葉編織，上綴圓仔花的草環，給孩子們戴上，然後再派人去準備香蕉葉和檳榔。

午後一點過半，該是出發的時候了。

頭戴花環的尪姨，命祭司們幫忙拿取香蕉葉、檳榔、祀壺以及象徵權威的尪祖拐等物品，在她的率領下，村人或者挑着祭品，或者捧着祀壺，大夥浩浩蕩蕩地前往公廨左前方的稻田間。

雖沒有喧天的鑼鼓，也沒有千奇百怪的陣頭，他們只是默默地跟隨在尪姨身後，隱約中卻可感覺到祭典的莊嚴和隆重，更重要的，卻是每個人心頭的虔敬。

終於，他們進入那片綠油油的稻海中。

最早的時候，相傳他們就是穿過這片稻海，沿着龜重溪，急水溪下至倒風內海濱請水；後來，倒風內海消失了，才改在稻海中遙祭先祖。

抵達目的地之後，祭司先把兩片香蕉葉鋪置在泥路間，上置祀壺、檳榔，再把尪祖拐插在一旁，村人才依序把個人的祀壺擺在那兩片象徵小船的香蕉葉上。

那是何其渺小的船啊！卻要載着全村人的希望，安渡多少浩瀚無際的大海。

——熟番社或處平原、或倚山麓、或近海濱……相傳番種有別，有土產者，有自海舶飄來者，有宋時丁零洋之敗遁亡至此者。又傳元人滅金，金人有浮海避之，遭風飄至，各擇所居……（朱景英／海東札記）

渡得過海的，是我們的先人，但還有更多渡不過海的人呢？

村民們只能默默地把一擔擔的祭品，擺置在稻海間。手持乩祖拐的乩姨，也面朝大海，先向祀壺行過三次噴酒禮，接着施法唸咒，祭司們也跟隨跪在一旁，由一人取剝成兩半的檳榔，擲筊請示祖靈，幾經折騰，圍在他們外緣的小孩們，才開始牽曲。

彼此交互拉着手的小女孩們，緩緩地先向左、後向右跳着舞，嘴裡哼唱着低沈、悲壯且淒涼，令人聞之鼻酸的歌。

那已無人能懂的歌，相傳是先祖來台時，遭受七年苦旱，阿立祖乃編了七首祈雨歌，托夢族人搭壇祈雨，全族人遵奉指示跪祭七天七夜，唱完所有的歌，果然天哭地泣，風雨交加……

少不經事的小女孩們，雖還無法體會那哭訴於天的歌；跪在地上的乩姨卻突然狂奔向前方，直到筋疲力竭，才倒在稻海間，嘴裡喃喃唸的卻是：

「海啊！那麼寬闊的海，那麼艱險的海，咱千辛萬苦度過種種難關，九死一生來到這個所在，咱的子弟敢會知影？敢有法度體會咱開基創業的艱苦……」

「苦海啊！苦……那麼大的海，是欲按怎麼過，真是苦啊！嗚……你敢會知影？嗚……」

翻滾不停的乩姨，聲嘶力竭地悲嚎着，彷彿真要哭到天哭地泣方休？每個在場的平埔子民，都或伏或跪在地上，虔誠地領受每一句訓示。

那一刻，眼前茫茫的稻海，彷彿真成了翻滾不盡的汪洋大海；那翻滾不盡的，是多少先人的眼淚？